

彩衣

今天是「三·八」國際勞動婦女節，中國園林博物館特別推出「彩衣——中國女性民族服飾」展覽。現場展出一百八十件（套）展品，主要選取別具地域特色的三十三個民族的傳統女性服飾，以「衣香」「納福」「煥彩」三個部分，展示女性民族服飾的獨特藝術魅力與文化價值。

展期至十月八日。 中新社

市井萬象



HK人與事
榮鴻曾

南音文化人馮公達 (Samuel K. T. Fung) 二〇二三年二月十四日辭世。生於一九四三年的他，自幼喜愛粵劇粵曲，不但常去高陞戲院觀看粵劇，同時也常到高陞歌壇聽歌，認識主理人徐禎，歌伶梁瑛和業餘唱家鍾志雄等，並受鍾的薰陶，搜羅古本粵曲加以研究，對南音尤感興趣。一九七一年，公達兄受《音樂生活》月刊已故主編、香港電台《醉人的音樂》主持陳浩才相邀，出任該刊公共關係經理，其間在幕後推動本港當時的中西音樂，在報章雜誌上刊登不少有關粵劇粵曲的短文，服務於本地通俗演藝文化。

一九七三年第三屆香港節，公達兄為四幕粵語話劇《灰闌記》撰寫過場南音，由醫師杜煥現場演唱，深受如潮的好評。正因這樣，由一九七四年起，前香港市政局在大會堂主辦多次杜煥南音演唱會，每次都由公達兄統籌推動，直至一九七九年杜煥辭世為止。

紀念南音文化人馮公達

據我所知，公達兄是很早撰寫有關南音文章的作者。第一篇是刊登在一九七四年的首次南音演唱會上，場刊發表他的《有關南音》，是香港第一篇全面述說南音的文章，並被多本專著引用，被台灣《音樂與音響》月刊全文轉載。多年後他寫的六篇《側寫杜煥》，回憶二人的合作經過，披露了幕後小故事，資料極為珍貴。文章從二〇一六年一月《戲曲品味》網頁雜誌連續登載。《側寫杜煥》在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中國音樂資料館立案存檔；又得香港大學圖書館收入香港特藏，被視為珍貴文獻，只可館內使用。

公達兄除了寫有關南音的文章外，也創作南音新作品。他二〇一八年撰寫長篇南音新曲《祭妹》，是據清朝袁枚哀悼其妹的不朽名著《祭妹文》所改編，由「一才鑼鼓」首演。粵劇名劇《胡不歸》於一九三九年由薛覺先、上海妹、半日安等主演，經歷了近一世紀該劇仍不時為香港及內地粵劇班搬演。公達兄於二〇一九年為了紀念《胡不歸》首演八十周年，創作了南音新曲《胡不歸祭墓》，同年又撰寫長篇南音新曲《杜煥醫師》，紀念二〇一九年杜煥醫師辭世四十年，在新落成的西九戲曲中心演出。

我一九七四年有幸與醫師杜煥相遇，只知道他曾在香港大會堂演唱，卻不知道原來是公達兄在幕後推動。一九七五年我安排杜煥在富隆茶樓演唱三個月，留下四十五小時現場錄音，一直到新世紀才開始出版部分錄音。二〇〇四年與香港歷史博物館合作出版錄影帶《飄泊紅塵話香江：失名人杜煥憶往》。隨後從二〇〇八至二〇一九年陸續以八集《香港文化瑰寶》唱片出版當年杜煥在富隆茶樓的現場錄音。公達兄看到了唱片才知道我們分別為南音出力。他聯繫上我後，我回香港時都相約他會面，喝茶聊天。《香港文化瑰寶》最後一集「大鬧廣昌隆」於二〇一九年三月二日在西九戲曲中心舉行發布暨南音演唱會，首演公達兄的長篇南音新作《杜煥醫師》，情商阮兆輝博士、陳祖澤博士，和陳志輝教授各唱一段，完成全曲，極為一時之盛。

公達兄半世紀來默默耕耘推廣香港通俗文化，尤其粵語說唱，喜愛南音的廣大市民卻未必知道這位文化人的貢獻。這篇短文紀念他對香港的貢獻。

無名英雄

土耳其東南部加濟安泰普上月發生大地震後，香港特區政府派出特區救援隊五十九人前赴災區施以援手。救援隊伍在當地總共救出十名被困者，當中四人生還。佛家云：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」，救援隊隊員都是俠骨柔腸的勇士，令人肅然起敬。



自由談
周軒諾

我們身邊從來不乏見義勇為、宅心仁厚的無名英雄，例如：懸壺濟世、拯救生命的醫護人員；除暴安良、維持治安的警察；救急扶危、身先士卒的消防員；春風化雨、作育英才的老師；戍守邊疆、保家衛國的士兵……

在世人眼中，上述職業是偉大的，是值得歌頌的。其實，太空人、科學家、小說家、藝術家、農夫、漁民、司機、建築工人、演員、歌手、新聞工作者、社工、廚師、保姆、陪月員、運動員、救護員、救生員、維修員、清潔員、保安員、護理員，在我心中一律是英雄。那英雄的定義豈不是很寬，幾乎人人是英雄？是的，誰說英雄一定要犧牲性命、非要拋頭顱、灑熱血不可？英雄莫問出處，對我來說，只要他們在自己的工作崗位內盡忠職守、問心無愧，都是英雄。

沒有司機操作交通工具，大家每天靠什麼上班下班、上學放學？難道從公司走路回家

嗎？沒有農民生產食物，大家再有錢也買不到東西吃。另大家有沒有想過，如果自己居住那棟大廈的清潔員罷工一個星期，垃圾雜物整整七天沒人清理，那衛生情況會淪落到怎樣？可見職業無分貴賤，敬業樂業的人，都是英雄。

所謂無名英雄，並非他們沒有名字，而是我和你不認識每一個默默耕耘、埋頭苦幹的人。沙灘上當值的救生員，邊境上站崗的戰士，升降機內維修零件的工程師傅，咱們叫得出他們的名字嗎？叫不出，因為咱們不認識他們，縱然不認識，但咱們心中也對他們持有敬意，尊重他們。所以，謹守崗位的、不尸位素餐的，全是無名英雄，值得大家點讚。

親人是另外一類英雄，特別是長輩親人，正所謂養育恩情大過天，他們含辛茹苦、披荊斬棘、嘔心瀝血。沒有祖父祖母，就沒有父親，沒有外公外婆，就沒有母親，沒有父親母親，就沒有我們。相信長輩親人都是大家心目中的英雄，是有名有姓、有血有肉的真英雄，所以咱們得好好感謝這些血脈相連的英雄。

我家小姑娘今年六歲，曾經兩次跟我太太在星期六上午走到街道上賣旗籌款，其愛心值得表揚。「勿以惡小而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為。」在我眼中，女兒也是小英雄呢。拿着募捐箱的義工，是英雄，慷慨解囊的路人，也是英雄。朋友、同學、同事，只要對自己有恩的，都是英雄。

英雄，無處不在。

香港的「生」「野」之粹

曾經的印象香港是樓群人群。

那年来港不久的一個周日傍晚突發靈感，一人從跑馬地沿山路開拔想到半山看落日。人行道狹窄，走着走着就沒路了，只能併入行車道，身邊車流不斷車速極快，一路很是緊張。不意間至警隊博物館，俯瞰視角下——鏡頭之內萬家燈火，是人們熟悉的璀璨香港；鏡頭之外蟲語蛙鳴，溪流悄然。始知港島也田園。還有另番心情不敢語人：



君子玉言
小香

上山是懵着走的，下山也是瞎懵的。拍完照，發現天色已暗，趕快下山。憑感覺摸到灣仔峽道，兩側依山全是樹全是野花野草，燈火瞬間被一片黑暗吞吸。路倒是乾淨平整，昏暗中可見青蛙跳來跳去。躲不開的人呢車呢樓呢？都沒了！周邊啥全是野的野的。咫尺之隔，兩個宇宙。一路狂奔，同時也得跳來跳去躲「可怕」的青蛙。心跳之疾，一半是跑的，一半是緊張。跌跌撞撞，突然坡道戛然而止，眼前一條平寬馬路——居然站在皇后大道邊上了！

驚魂未定中一陣疑惑：剛才這個香港，還是香港嗎？香港有這麼「生」這麼「野」嗎？

其後的經歷證明，香港之「生」「野」遠不止於此。在香港生活，若沒見過這些「生」「野」，可能不太好意思說自己當過港漂。

港島有野豬——話說港島從西到東，西高山、薄扶林、大潭，都可能與野豬相遇。比如皇后大道沿華仁書院後身，過司徒拔道拾級而上，僅僅一路之隔，這邊學校樓宇，那邊山林幽幽，金光閃閃的金融中心搖身一變，香港便不「香港」了——林木遮日，山岩青苔蔥蔥，溪流滲潤，這裏極易「長出」野豬。曾與朋友在這裏行山，狹窄小徑上，迎頭與帶着孩子的野豬媽媽相遇。我嚇了一跳，牠們倒是眨着小眼睛挺淡定。

香港的野豬既「野」，也愛逛街。曾有中環白領在寫字樓下與野豬不期而遇，



塔門牛。

作者供圖

也有警察阿sir接報警在港鐵口攔截野豬，之後送回山上。我還在筲箕灣路邊親見野豬一家踴躍，面對人們圍觀，大小豬們氣定神閒——果然生活在香港都會，一副大都市氣質。

離島有牛群——第一次去西貢，正坐在巴士總站附近水池邊等友集合。突見水池倒影顯出一坨龐然非人類影像，抬頭一看，一群牛！正探頭在池中喝水。西貢雖非繁華鬧市，也算新市鎮，餐館茶肆商舖，別墅村屋，牛從何來？後來，西貢東邊洲、塔門島、荔枝窩，大嶼山梅窩、貝澳、芝麻灣……不僅黃牛，還有水牛，牛越來越「牛」。

牛稱得上是香港「原住民」。早前香港有農業，牛是農家好幫手。上世紀七十年代，香港經濟轉型，村人棄耕到城裏工作，不忍宰賣耕牛，便放養到野外，任其自由生長。漸漸牛成族群，白天上山，夜晚下山，與人和平共處。光塔門島就有近百頭。島上草坪整齊如修，牛是天然「除草機」。塔門牛不認生，跟遊人擠涼亭啃麵包。香港還有一群牛義工，每周長途跋涉到野外割草、裝袋、淋水，用手推車推上山餵牛，牛群圍着義工吃草，和樂融融。

在香港，野豬受《野生動物保障條例》保護，牛隻也是家畜，但依然得到很好愛護。牛頸上戴着漁農署特製的GPS頸帶，便於追蹤所處位置、監測健康狀況，也可免其遭受交通意外。

二〇二一年初，香港約有九百八十頭

黃牛、一百六十頭水牛，多數已絕育。可以想見，這是一個正在靜靜消失的物群，若干年後香港的年輕人或許不知，這座城市曾經存在這樣一群野生「尤物」。

城郊有猴子——香港稱猴子為「馬騮」。去城門水塘，人們被提醒最多的是「小心馬騮」。目前全港約二千多隻野生猴，多分布在獅子山、大圍、城門水塘一帶。這些傢伙會爬上三十層樓開窗進屋，把居民家翻個底朝天，「香港驚現『大師兄』入室行竊」「猴滿為患市民束手無策」——媒體時有這樣報道。香港朋友黃sir夫婦住沙田火炭農莊，買來香蕉放在小院桌上，不一會兒就被猴哥偷走，坐在樹上吃。二〇一五年，慈雲山附近小學被約五十隻猴子「霸佔」，害得孩子們沒法上體育課，警察和漁農署的人與猴哥對峙近兩小時，最後阿sir以擒一敵百法，捉猴王帶猴群退去……

香港特色有「持證」餵猴，一九九九年漁農署頒文禁止擅自餵猴，同時頒發十六張「餵銀野生猴子特別許可證」，該牌照需每年續牌，不接受新申請，也不能轉讓。持證者可在指定地點「合法、自費」餵猴。如今全港持餵猴證者只剩八人，其中六人年過六旬。另外兩張屬海洋公園保育基金會生態調查員持有，他們僅在工作時間餵猴。

最大可能尊重動物自己的活法，尊重樹木自己的活法，尊重石頭自己的活法，「生」得幾無雕琢，「野」得不刻意——這就是香港「生」「野」之粹。

頑強的生命



人生在線
延靜

「頑強」一詞用了多年，但我真正了解其深意，是三年多以前來養老中心以後。我的一個朋友患了癌症，做了手術，手術時間長達六小時。一般講這樣的情況，最多活一年左右，但我的這位朋友已活了三年多。她很樂觀，喜歡音樂，高興起來，在屋裏就放聲高歌。她還很喜歡做針線，家裏的小物件都是她做的，比如椅子墊、套袖等。她很有耐心，一個人坐在沙發上，一針一線縫製。病魔使得她渾身發癢，夜不能寐，她就做着針線打個盹兒。每次見到，她總是笑嘻嘻的，沒見到她愁眉苦臉過。還有一個朋友，今年九十

六歲，癌症晚期，醫生說她只能活一個月。但她非常堅強。我們曾在一座大樓工作，她在四樓西側，我們在三樓東側，雖叫不出名字，但都很面熟。這次見到，她能說出每人的名字，並笑着對我說「你是姓張吧？」我點頭。看來她重病在身，仍頭腦很清醒。

外界以為養老中心死氣沉沉，沒有生氣。我自己也曾這樣想過，其實不然。這裏有音樂班、舞蹈班、廣場舞班、太極班，每個班都是幾十上百人，從早到晚，唱呀跳呀，充滿朝氣。特別舉辦交誼舞會時，很多爺爺奶奶梳妝打扮，盛裝參加，特別女性，打扮得更漂亮，穿上高跟鞋、長裙。我自己有點不舒服，走路不穩，頭痛，就垂頭喪氣，比起她們，無地自容。什麼叫「堅強」，養老中心的這些爺爺奶奶，實際上成為我的一面鏡子。



域外漫筆
黃秀蓮

趁着疫情，戴高樂機場卸去老舊，換上時髦。看，LED燈一盞又一盞從天花垂下來，每支燈分明獨立，多盞聚合之後，就變成一朵吊鐘花，現代照明融在古典形態裏。燈，金光燦然地提醒旅客：法國就是法國。仰觀未已，行人輸送帶已在相迎，疲倦的身軀加上沉重的行李，都給滑動的齒輪推進，船浮河面，似靜實動。通道新建，儼然雪洞，冷艷素潔，壁上掛了一組羅丹雕塑的黑白相片，最後點出雕塑館所在。對藝術成就，法國人永遠自負，也難怪人自負。

闊別五年，三月巴黎竟以零下一攝氏度之冷峻來接待，貴冑夫婦則用一車溫暖來迎迓，老式人情比車廂暖氣更驅寒。曙色初露，天空一大片淡藍，橘色卻在藍天之下加上一抹明

巴黎三月寒

艷，透露朝陽欲出之意。儘管冷，幸而不是陰陰地冷，而是晴朗的冷。不過，我來自香港的春和，一踏足路上就感受苦寒逼人，唯有疾步超市，匆匆購下食物跟日用品，然後直奔客舍。三分鐘路程，已足以領略《風雪中的北平》的困境。抵達樓下，一雙手幾乎結冰，還要脫下皮手套，掏出鑰匙，僵硬的指頭笨拙得很。電子感應器「啣」了一聲，重門開啟，復自動關上，擋住戶外寒氣。百年房子，石頭為材，樑柱雕花，窗台鐵枝圍繞，鋼鐵鑄成圖案，為長街添了幾許韻味。房子雖老，設施一直追着時代，在舊基礎注入新元素，所以木樓梯旁邊後加了升降機，窄小得只容得下一人，卻破冰地克服了問題。

室內，輕巧的電暖爐暖度恰可，我憑窗遠望街景。往後陸續是良朋雅宴，觥籌交錯，言歡敘舊，用廣東話慰藉異鄉客心。魯迅說面色的冷比天氣的冷更可怕，如此說來，三月巴黎的冷是然又不然了，我這雪人終於解凍。



▲巴黎街景。

作者供圖